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血咒 无价奇石复活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27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血咒;无价奇石 / 复活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血…②无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血 咒

第一部

对于喜爱追寻、吸收知识的人来说，图书馆是一个最好的去处。任何图书馆，从世界上最大的、收藏书籍最多的，到小型的、流动的，都给人以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。人一走进去，看看那么多书籍，就可以知道：自己在出来的时候，会和进去时不同，因为已经在书本上，得到了新的知识。

书本，一直是人类用来记录文化发展的工具。如今，虽然已有其它的方式来替代，像电脑资料的储存，录影或录音，拍成电影等等。但是通过文字和纸张组合成的书本，仍然是人类文明的象征。

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书，其实是很奇怪的东西，它们千变万化，有着完全无法统计的类别和内容，但是它们在外表上，几乎是相同的：字印在纸上，如此而已。当你一书在手之际，不打开来阅读，完全无法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，它只是一本书，一厚迭或者一薄迭印有文字的纸张而已。但是当你阅读之后，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内容了。

一本书和另一本书的不同，可以相去几百万光年。一本书讲的是如何烹饪中国的四川菜，但另一本书讲的却是巫术的咒语，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：书。

而图书馆，就是储放着许多书，供人阅读的地方。
小宝图书馆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图书馆。看这个图书馆的名字，

像是一个儿童图书馆，专门收藏儿童读物的。但事实上却大谬不然，小宝图书馆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收藏玄学方面书籍最丰富的一家图书馆。举凡讨论如今人类科学还不能彻底解释的种种怪异现象的书籍，小宝图书馆可以说应有尽有。

而它的另一个特色是，它收藏的医学方面的书籍，也是数一数二的。这是说，在小宝图书馆之中，不但有现代医药的书籍，还有古代医药书籍，甚至于探访美洲印第安人的医术，非洲黑暗大陆上的巫医术等等的书籍，也应有尽有。而中国医药的书籍，更可以肯定是全世界之冠。

这样的一个图书馆，为什么会有那样稚气的一个名字呢？曾经有不少人询问过，所得的答案是：那是因为创办人纪念他的女儿，所以才设立了这样一个图书馆的。

小宝，就是创办人的女儿，据说，五岁就死了。而这个小女孩，聪颖过人，自小就喜欢看书，所以她死了之后，创办人就把他的大部分财产，去创设图书馆。如果创办人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就算设立一个图书馆，也不会有多大的规模，可是这个创办人，夭折的小女孩的父亲，却不是普通人。

在这个世界知名的亚洲大城市的南边，有一大片平原，是用这个人的名字命名的。在这个大城市的中心区，已被誉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的城市心脏地带，有一条摩天大厦林立的街道，也用他的名字。

这个人的名字是盛远天。

盛远天可以说是一个极神秘的人物，他逝世已经好多年了，可是由于他的一生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，他一直还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。有关他的事迹，也不断被人当作传奇来写成书。

盛远天大约是四十年前来到这个城市的。四十年前，这个城市的地位，和如今相比，相去十万八千里。盛远天从什么地方来，完全没有人知道，他好象全然没有亲人，和他一起来的，是一个样子很怪的，看来十分瘦削的小姑娘。

说这个小姑娘“样子怪”，倒并不是口传下来的。事实上，当年

曾见过这个“小姑娘”，而还在世的人，可能已是寥寥可数了。但是这个“小姑娘”有五幅画像留下来，就悬在小宝图书馆的大堂之中，和盛远天的五幅画像排在一起。

附带说一句，小宝图书馆的大堂之上，一共有十三幅画像。任何人，只要一进小宝图书馆的大厅，就可以看到这十三幅画像。因为整个看来宽敞宏大的大厅之中，几乎没有别的陈设——建筑是专为图书馆而设计的，大厅十分方整，有着四根四方形的柱子，由于经费极充裕，所以建筑物保养如新，那十三幅画像，就悬在对大门的一幅墙上。在十三幅的画像之下，永远有各种各样的鲜花放着，这是创办人盛远天亲自设计的，规定任何人不能更改这种布置。这十三幅画像，也曾引起过不少人的研究，其中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一幅，是第十三幅。这一幅画像何以会使人感到兴趣，以后再说，先说其余的十二幅。

所有的画像，一定全出自一个画家之手，但由于画家根本没有署名，所以究竟这些画是哪一位画家的心血结晶，已经不可查考了。也有人说，这些画全是盛远天自己画的，因为在那时候，根本没有一个成名画家有这样的画风。而一个画家如果能画出那么好的人像画来，没有理由不成名的。

所有的画，全是黑白两色的炭笔画，画得极其细腻传神。每一根头发，皮肤上的每一丝皱纹，都清晰可见，比起最好的摄影来，光线明暗的对比更加强烈。

由于画像的笔法是如此上乘，所以画像给人以极度的立体感。当凝神细看时，就像是真的有人在观赏者的对面一样。

十三幅画像，不但是画中的人如此，连背景也一丝不苟。有一幅是以卧房作背景的，甚至床上所悬的蚊帐上的搭子，都清晰可见。

这十三幅画像，一共分为六组，悬挂在墙上，每一组之间，相隔大概一公尺左右。

第一组的两幅，一幅是一个留着唇髭的中年人，约莫四十岁左右，瘦削，从他身边的桌椅比例来看，这个中年人的身形相当高，比

普通人要高得多，中国人这样高身量的人并不多见。有人计算过，他的身高，至少有一百九十公分。

这个中年人穿着一件绸长衫，手中拿着一柄折扇，可以看出，扇子是湘妃竹的扇骨。扇子可见的一面，写的是草书，每一个字虽然极小，还可以看得出，写的是后蜀词人欧阳炯的一首“浣溪沙”：“相见休言有泪珠……”，书法家是晚清名书家何绍基。

这个中年人，就是盛远天。在第一幅画像中看来，盛远天的样子很给人以威严的感觉。然而，他的眼神之中，却带着极度的忧郁，这种忧郁感甚至给人以沉重的压力，叫人在看这画像之际，有点不敢和他的目光相接触。

由于盛远天是这样一个人物，所以他的画像，也是众人研究的对象。有一个心理学家就曾发表他研究的心得，说画家如此活灵活现，传神地画出了盛远天的这种眼神，可以从他的这种眼神之中，推测盛远天的心理状况。他断定盛远天一定是心中充满痛苦，而且怀着一种莫名的恐惧，几乎无时无刻，不受这种恐惧和痛苦的煎熬！

这位心理学家的这种说法，立时受到了各方面的驳斥。盛远天在世时的生活情形，已经无人知道，但是他那么富有，谁会有了那么多钱，还生活在痛苦和恐惧的煎熬之中？那似乎太不合情理了。

心理学家对于他人的指责，也无法反驳，但是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因为在另外几幅盛远天的画像之中，他的眼神都是如此沉重、哀痛和忧郁。

第一组画像，在盛远天画像旁边，紧贴着的一幅，就是那个被人认为“样子很怪”的小姑娘。从画像上看来，其实那小姑娘十分美丽，有着尖削的下颚，灵活又大的眼睛，高挺的鼻子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总给人以“怪怪的”感觉。

这个美丽的小姑娘，梳着两条粗大的辫子，穿着当时大户人家女孩子所穿的刺绣衣服，在精细的炭笔画中，甚至可以看出刺绣所起的那种绒头。那实在是十分美丽的一个小姑娘，或者说，一个少

女。不过看起来，真是很瘦。

使人觉得她“样子很怪”的原因，多半是由于她看来穿了那样的衣服，有一种很不习惯的样子。这种感觉是很难形容的，譬如说，一个来自中国偏僻农村的中国乡下人，忽然叫他穿上全套西装，看起来，没有什么异样，但总给人以“怪样子”的感觉。

这个“小姑娘”，就是当年和盛远天一起，突然在这个城市出现的。没有人知道她从哪来，叫什么名字，只知道她后来和盛远天结了婚。小宝，就是她和盛远天所生的女儿。

而且，似乎从来没有听到她开口说话，连盛远天似乎也从来不对她讲话，可能她是一个先天性的聋哑人。但其中详情也没有人确切知道，因为盛远天已经不怎么见人，这个“小姑娘”更是躲起来不见人的。

在第二组两幅画像中，盛远天看来仍然是老样子，但是却穿着西服。那“小姑娘”，这时看来，已经是一个十分成熟美丽的少妇，也穿着西服。

这可能是他们新婚后的绘像，在这组绘像中，那成熟美丽的少妇，看来极自然。所以有人推测，她可能不是中国人，所以在第一幅画像中，穿了中国的衣服，便给人以“怪样子”之感。

第三组画像是三幅，除了盛远天和他的妻子之外，是一个看来极可爱的女婴。那女婴和她的母亲十分相似，就是小宝。

第四组，也是三幅：盛远天和他的妻女，小宝已经有三、四岁大小，骑在一匹小马上，看来依然可爱。

第五组画像又变成了两幅，那可能是小宝夭折了之后画的，盛远天看来苍老了不少，眼神中那种忧郁更甚。而他的妻子的神情，则充满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。

这十二幅画像，大约前后相隔了七、八年左右。

奇怪的是第六组，孤零零的一幅。那幅画像，悬在墙的最左边，画的是一个男婴。画中的男婴，看来出世未久，眼睛闭着，皮肤上有着初生婴儿的那种皱纹。看起来，实在是一个普通的婴儿，只不过在胸口部分，有一个黑色圆形的胎记。

神秘是在，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男婴是什么人，为什么他的画像会挂在这里？

自然，也有人推测过，这个男婴，有可能是盛远天的儿子。

但这个推论，似乎是不能成立的。像盛远天这样的大富豪，如果有一个儿子，焉有他人不知道之理？

事实是，盛远天和妻子同年去世，和他出现在这个城市之际一样，盛远天去世时没有任何亲人。

而负责处理盛远天身后事和他庞大财产的，是一个名字叫作苏安的人。这个苏安，也相当传奇，他的事迹，倒是街知巷闻，尽人皆知，他被誉为最诚实的人。

苏安在二十岁那一年，是摇着一只小船，接载摆渡客人的穷小子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乘坐他船只的人，带着一只皮箱，当小船摇到半途时，这个客人心脏病发作，在临死之前，嘱咐苏安，小心保管这只箱子，通知他的儿子，把箱子交给他。

当时在船上，只有苏安和那个客人，时间又在午夜，完全没有人知道，连那个客人，也不相信苏安真会做到这一点。苏安一直不明白，那客人在吩咐完了之后，为什么会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一直不明白，但听他讲起经过的人都明白，那是客人自己也不相信，世上真会有那么诚实的人之故。

可是苏安的确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他完全照那心脏病发作的人的话去做。等到死者的儿子赶来，也几乎不相信世上有那么诚实的人！因为那箱子中，全是大量的钞票和有价证券。那个死者是一位外地来的投资者，箱中的一切，价值之高，可以在当时开办一家规模十分大的银行，而那正是这位死者未竟的目的。

那家银行后来还是成立了，苏安被聘为银行的安全顾问，可是他却什么也不懂，只是坐领高薪。但是他诚实的故事，却传了开去。

盛远天是怎样找到苏安的，经过也没有人知道。总之，苏安成了盛远天的总管，盛远天的财产，交给他保管；盛远天的遗嘱，交给他执行。

苏安在到了盛家的第二年结婚，盛远天培植他的几个儿子，指定盛氏机构的主要负责人，必须是苏家的子弟。他相信诚实是遗传的，靠得住的人的后代，一定也靠得住。

事实上，苏家的三个儿子，将盛氏机构，打理得有声有色。而且一直遵照盛远天的遗嘱，把每年盈利的一部分，用来扩充小宝图书馆的藏书，和改善图书馆的设备之用。

这就是小宝图书馆，何以如此完善的原因。

关于盛远天，盛远天的妻子等人，以后还会有很多事情，会把他们牵涉出来，那等到事态发展到那时候再说。

小宝图书馆有一条和别的图书馆不同的禁例，那就是馆中的绝大多数藏书，是不能借出去的，只能在图书馆中阅读。所以，整幢图书馆之中，一共有九十六间，十分舒适的阅读室。阅读室的舒适程度，绝对超过上等家庭中所能有的设备。

小宝图书馆说起来是公开的，但是要申请那张阅读证，却相当困难。

申请阅读证的资格，也就是说，能够出入小宝图书馆的人，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。条件印成一本小册子，根据管理委员会说，是盛远天生前亲自规定的，自图书馆开放以来，一直被严格执行着。

如今，发出去的阅读证，不超过三千份。申请人必须有一定的学识，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，或者是科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等等。一般来说，申请一份小宝图书馆的阅读证，其困难程度，约莫和申请加入这个城市最贵族化的上流社会俱乐部相仿。

原振侠持有小宝图书馆的阅读证。由于原振侠是医生，那是专业人士，符合申请的条件，而图书馆中又有许多医学方面的书籍。医生要申请阅读证，一般来说，不会被拒绝。

原振侠在有空的时候，或者有需要的时候，会驾上一小时车，到小宝图书馆来，或是为了寻找参考资料，或是为了进修。小宝图书馆在这个城市的南郊，距离市区相当远。

那一天，雨下得很大。原振侠为了要找寻一份多年之前，由美国三位外科医生联合发表的一份病例报告，冒着雨，驾车在公路上

疾驶。几个小时前，雨势突然转大，雨点打在车顶上，发出急骤

雨势实在大得惊人，车前窗上的雨刷不断来回摆动，可是看上去，一片水烟迷蒙，视程不超过五公尺。雨点打在车顶上，发出急骤的声音，车轮过处，水花溅起老高。虽然公路上的车很少，但是原振侠还是把车子开得相当慢。所以，当他看到小宝图书馆时，天色已经黑了下来。

附带说一句，小宝图书馆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，不管你什么时候来，一定有工作人员殷勤招待，使你能够在最好的环境下阅读。

所以，原振侠倒并不怕天黑。只不过当天黑下来，而雨势并不变小之际，那种环境，实在不是很令人感到愉快的。本来，车子应该停在停车场，但由于雨实在太，所以这一次，原振侠把车子直驶到了大门口停下。

雨那么大，天色又黑了下来，原振侠估计在这时候，不会有什么人再来图书馆看书，他把车停在门口，多半也不会妨碍他人的。

他停好了车，打开车门，吸一口气，直冲出去，奔上大门口的那几级石阶，冲进了建筑物。这个过程，至多不会超过三秒钟，可是雨水却已顺着他的裤脚，往下直淌，令他很狼狈。

他一面抹着脸上的雨水，一面把阅读证取了出来。进门之后，是一个接待厅，有工作人员接待前来看书的人。原振侠交出了阅读证，在一本簿子上签了名，职员十分客气地向原振侠打着招呼，原振侠道：“好大的雨！”

职员道：“是啊！”

原振侠向门口指了指，道：“由于雨太大，所以我将车子就停在门口，不要紧吧？”

职员笑着，道：“不要紧，今晚怕不会有什么人再来。你看，七时之后，除了你之外只有一个人，比你早到了十分钟。”

原振侠并没有在意，就向大堂走去。大堂，就是那悬挂着十三幅画像之处。虽然没有人，可是一样灯火通明，强力的射灯，二十四小时不断地照射着那些画像，画像之前，也照例堆放着各色鲜花。

图书馆都是很静的，小宝图书馆尤然。小宝图书馆的另一条禁例是，如果有人在馆内，发出任何声响，足以令得任何人感到讨厌者，一经投诉，没有警告，阅读证就立时要取消。

所以，有不少人，来小宝图书馆之前，是要特地换上软底鞋的。而不幸染上感冒的人，就算想来图书馆，也得先考虑考虑。

平时，原振侠来的时候，总嫌整幢建筑物之中，实在太静了。读书固然需要幽静的环境，但是当周遭实在太静的时候，会给人以一种窒息感，也不是十分舒服的事。不过这时，由于雨势实在大，噗噗的雨声，打破了寂静，至少令得建筑物中的气氛，比较活泼一些。

由于灯光特别集中在那十几幅画像上，所以任何人一进大厅，视线自然而然，会向那幅墙转过去。原振侠已经很详细地看过那些画像，也曾对神秘的盛远天，和他的妻子感到过很大的兴趣，想多知道一些他们的生平。但当他知道那是极困难的事之后，就放弃了。

这时，原振侠望过去，看到有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，正一动不动地，站在最左的那幅画像之前。

原振侠一看到了那个人，心中就想：这个人，一定就是门口接待的那个职员所说的，十分钟之前来的那个人了！他难道是第一次来吗？为什么那么专注地看着画像？

如果他是十分钟前就来了的话，那么，他看这些画像，至少已有十分钟了！

那人站得离画像很近，原振侠只看到他的背影，看到他身上的黑西装上衣，湿了一大片。这个人身形相当高，也很瘦，左手支着一根拐杖，左脚微微向上缩着，看来他的左腿受过伤。

这个人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原振侠向他走近，在他身后经过时，又向那人看了一眼，看到那个人的侧面。他看来大约三十岁左右，有着俊俏的脸型，和略嫌高而钩的鼻子。他正盯着那幅男婴的画像，看得极其出神。

原振侠并没有出声，在这里，即使是熟人，见了面之后，也最多

互相点头而已，尽量避免说话，何况是一个陌生人。而那人对于在他身后走过的原振侠，也根本没有加以任何注意。

原振侠走进了走廊，推开了一扇门，那是图书馆的目录室。全馆的藏书，在目录室中，都有着详细的资料，自从五年前开始，目录已由电脑作资料储存。

在目录室当值的，是一个样子很甜的女职员，原振侠向她说了自己所要的那本书的名称，女职员在电脑键盘上操作着，不一会，就道：“你要的那本书编号是四一四四九，在四楼，十四号藏书室！”

原振侠向女职员致谢，向外走去。当他来到目录室的门口之际，看到那个穿黑西装的人，刚好推门走了进来。那人在进来的时候，左脚略带点跛，需要用手杖，他走得相当缓慢。

原振侠刚好和他打了一个照面，礼貌上，原振侠向那人微笑了一下。可是那人却一点反应也没有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失魂落魄一样，注意力一点也不集中。

正由于这个人的神情十分古怪——到图书馆来的人，尤其是这种时候，这样天气，来到图书馆的人，都是专门来找书的，怎会有这种恍惚的神情？

所以，原振侠忍不住，回头看了他一下。

那人进了目录室之后，像是不知道该如何才好。那女职员在桌子后，向他微笑，道：“先生，你需要什么书？”

原振侠已转回了头，准备走出去了，可是就在这时，他听得那女职员，发出了一下惊恐之极的尖叫声来！

虽然大雨声令得图书馆中不是绝对地寂静，但毕竟还是十分静的，所以那女职员的一下尖叫声，听起来简直是极其凄厉。而且那一下尖叫声，来得如此突然，令得原振侠整个人都跳了起来，立时转过身去。

当他转过身去时，他看到那样子十分甜美的女职员，指着才进来的人，神情惊恐到了极点，张大了口，讲不出话来。

照女职员的这种神情来看，一定是才进来的那个人，有什么令人吃惊之极的举动才对。可是这时，那人望着惊怖之极的女职员，

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，分明是连他自己，也不知道那女职员为什么要指着他尖叫。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对眼前发生的事，全然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才好。这时候，那女职员像是缓过了一口气来，仍然指着那人，道：“先生，你……的……腿……在流血！在流血！”

女职员这样讲了之后，那人陡地震动了一下。原振侠这时正在注视那人，对他的一切，都看得十分清楚。

任何人，当有人惊怖地告诉他，他的腿在流血之际，一定会震动，这种反应很正常。接下来正常的反应，自然是低头去看看自己的腿。

可是那人的反应，却十分怪异，在震动了一下之后，他仍然拄着拐杖，直挺挺地站着，并不低头去看自己的腿，而脸色则在那一刹那间，变得煞白。

反倒是原振侠，经那女职员一指，立时向那人的腿上看去。一看之下，他也不禁“噤”地吸了一口气！

那人穿着黑色的西装，裤子也是黑色的。可是虽然是黑色的裤子，叫水弄湿了，或是叫血弄湿了，还是可以分得出来的。

这时，那人的左腿，裤管上，正濡湿了一大片，原振侠一看就可以肯定，那是血浸湿的。而令得他如此肯定的原因之一，当然是由于鲜红的血，正顺着那人的裤脚，在大滴大滴向下滴着！

这种情景是极其恐怖的，地下铺着洁白的砖，鲜血一滴滴落在上面，溅成一小团一小团殷红的血液。那人是站定之前就开始滴血的，所以在白砖上，有一条大约一公尺长的血痕，看来更是怵目惊心！

原振侠一看到这等情形，并没有呆了多久，立时镇定了下来。他一面向前走去，一面道：“你受伤了！先站着别动，我是医生！”

那人抬起头，向原振侠望来。

那人向原振侠望来之际，脸色真是白得可怕。原振侠是医生，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病人。以他的经验而论，只有大量失血而死的人，才会有这样可怕的脸色。如今这个人虽然在流血，但是少量的

失血，不致于令得他的面色变得如此难看。他面色变得这样白，自然是因为心中有极度的恐惧，导致血管紧缩所造成的！

所以，原振侠忙道：“别惊慌，你的左腿原来受过伤？可能是伤口突然破裂了，不要紧的！”

原振侠说着，已经来到了那人的身前，伸手去扶那人。原振侠原来是想，先把那人扶到沙发上，坐下来，再察看他的伤势的。

可是，原振侠的手，才一碰到那人的身子，那人陡然一伸手，推开了原振侠。他那下动作的力道相当大，原振侠完全没有防到这一点，所以被他推得向后跌出了一步。那人喘着气，道：“不必了，我不需要人照顾！”

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他的神情，真是复杂到了极点——惊恐、倔强、悲愤，兼而有之。

这时，雨势已经小了下来。雨势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小的，原振侠也没有注意，只是四周忽然静了下来。除了那人和女职员的喘息之外，就是鲜血顺着那人的裤脚，向下滴下来时的“答答”声。

原振侠又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还在不断流血，一定需要医生！”

那人的声音，突然变得极尖厉，几乎是在叫着：“医生！医生！”

他一面叫，一面拄着拐杖，大踏步地向外走去，随着他的走动，在白砖地上，又出现了一道血线。

他是向门外走去的，看样子是准备离去。

原振侠本来就是在准备离去时，听到了女职员的惊叫声，才转回身来的。而目录室只有一扇门，所以那人要离去的话，必须在原振侠的身前经过。

原振侠当然不知道那人高叫“医生”是什么意思，只听得出他的叫声之中，充满了愤懑和讥嘲，像是医生是最卑鄙的人一样。但在这时候，原振侠却不理睬那么多——这人在流血，不断地流血，会导致死亡，而他又确知附近没有医院。他是一个医生，有责任帮助这个人，不论这个人有多古怪。

所以，当那人在他身前经过之际，他一伸手，紧抓住了那人的手臂，神情坚决地道：“到那边坐下来，让我看看你的伤势！”

那人被原振侠一把抓住，立时转过头来，神情冰冷地望向原振侠。那种冷峻的神情，令得原振侠陡然一怔，在刹那之间，他依稀感到那种冷峻神情，他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，可是印象却又十分模糊。

原振侠当然无暇去细想，他既然已打定了主意，那人那种冰冷的眼光，也就不能令他退缩。他又把刚才那句话，再重复了一遍，那人却冷冷地道：“我说不必了！”

在他讲话之前的那一段短暂的静寂时间，那人仍然在流血，血滴在地上，仍然发出声响。

那女职员这时，又发出了一下低呼声，也向前走了过来，急匆匆向门口走去。看情形她已恢复了镇定，要出去寻人来帮助。

图书馆中，每一间房间的隔音设备都十分完善，是以即使那女职员刚才发出一下惊呼声，只要门是关着的话，外面还是听不到的。

那人一看到女职员要向门外走去，忙道：“小姐，请等一等！”

女职员站定，仍然是一脸惊怖之色。那人缓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请不要再惊动他人，我无意惊吓你们，我不知道时间上的变易，会弄得如此之准！”

那人的口齿绝不是不清，但是原振侠听了他的话之后，陡然呆了一呆。他迅速在心中，把那人的话重复了一遍，那是：“请不要再惊动他人，我无意惊吓你们，我不知道时间上的变易，会弄得如此之准！”

一点也不错，原振侠完全可以肯定，刚才出自那人之口的，是那几句话，可是他却全然不懂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！

他在一呆之后，立时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那人用力一挣，挣脱了原振侠抓住他手臂的手，道：“没有什么，我不想吓你们，流点血，不算什么，我实在不需要医生！”

他说着，又向外走去。当他来到门口之际，原振侠道：“附近没有医院，你这样一直滴着血走出去，任何人都不会让你离去！”

那人震动了一下，突然解开了领带，抽下来，然后把手杖夹在

肋下，俯身，用十分熟练的动作，把领带紧紧地绑在他的左腿膝盖上大约二十公分处。

然后，他又直起身子来，神情依然冷漠，望也不望原振侠一下，就走向门口，推门走出去。

那女职员神情骇然地望着原振侠，颤声道：“先生，这……这……”原振侠望着地上的血痕，虽然他是一个医生，也有怵目惊心之感。他急于想追出去看那个人，所以他道：“如果你不是太怕血的话，把它们抹干净！”

那女职员现出害怕之极的神情来，道：“怕，怕，我……很怕血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那等我来抹！”

他说着，就待去拉开门，可是那女职员却抓住了他的手臂，现出十分害怕的神情来。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小姐，别怕，那人不会是什么吸血僵尸——”他本来是想说说笑话，令得气氛变得轻松一点的。可是他却没有想到，那女职员刚才所受的惊恐实在太甚了，她一听得原振侠这样讲，心中的惊恐更甚，又发出了一下尖叫声。

原振侠不禁啼笑皆非，忙道：“等我回来再抹，我要出去看看那人！”

女职员连忙道：“我不敢一个人留在这，我和你……一起去！”

原振侠无法可施，只好任由那女职员跟着他，一起向外走去。当他走出目录室之际，看过去，走廊中一个人也没有，他急急走向大堂，那女职员紧紧地跟着他。大堂也没有人，显得分外空荡。原振侠急步走出大堂，看到那个职员，正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，原振侠道：“那穿黑西装的人——”那职员“哼”地一声，道：“才走，哼，他不是来看书的，一下子就走了！”

原振侠忙转身向那女职员挥了挥手，拔脚向外面就奔。当他跳下石阶之际，他看到一辆车子，正亮着灯，自原来停着的地方倒退出来。

雨势虽小了，但还是在下雨，天色十分黑暗，原振侠只可以依稀看到，驾车的就是那个人。他连忙打开自己的车门，就在这时，